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九十一

外臣部 三十六

備禦第四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突厥入寇涇州乙亥  
突厥寇武巧京師戒嚴丙子無浹戶部尚書裴度等三十餘人  
各人陳禦寇之冊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豈使匈奴雪我黎  
庶朕將禦戎躬親翦業先事滅之然後祀化公輩不須為慮也  
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軍總管蔚敬德與突厥戰於防大  
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矣未突厥遣其腹  
心執失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  
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輩之我無所

愧又義軍入京之初尔父子並親從我賜尔王帛前後極多何  
輒將兵入我畿縣尔雖突厥亦頗有人心何得全忘恩自誇強  
盛我當先戮尔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  
曰不然今若放還當為我懼遂繫思力於獄下自丁未兵大  
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庶中書令  
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可汗隔津而語責以  
負約其首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精甲耀日連旗  
而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由是大懼帝  
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涇敬改諫  
馬前帝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  
濱蓋以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

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懼  
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  
則必剋與和則必固服匈奴自茲始矣公等宜記之是日頡利  
請和詔許焉理等方歎曰非所測也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  
頡利反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  
知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  
策安在帝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利財是  
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臣即擊其衆  
勢同拉朽何往不勝我以令無忌李靖設伏於豳州以待之虜  
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攝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  
者我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我所

不能忘懷也又匈奴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誦以玉帛彼既得所欲固知其退也然頑虜驕恣必自是始亡破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等寧知之乎瑀再拜曰聖略宏遠誠非愚臣所及

九月丙戌遣殿中監虜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藩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壬辰修緣邊障塞以備胡寇下詔曰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規所以作固京畿設險邊塞式遏寇虐隔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喪亂黔黎凋盡州城空虛突厥因之侵犯疆場聚閑幸豐深入長驅寇暴滋甚莫能禦制遑運以來東西征伐兵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於涇渭蹂踐木稼駭懼居民

喪失既多虧廢生業勝分命帥旅挫其鋒銳頻獲名王每夷渠帥然而凶狡不息驅侵未已御以長策利在修邊其北道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始備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寇然藩情難測更事修葺僉曰且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資力役圖錚之用興廢且多念彼劬勞用深沐浴加以普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即科召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予不信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醜虜馮陵寔為民患其城寨鎮戍須有修補審量遠近計度功力所在軍民且共營辦所司具為條式務使功成宣示閭里明知此意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掩反請兵討之帝曰俺依山險蓋是其常當撫以恩信自然知感何乃不引仁化先縱兵威

豈為民父母之意竟不許

貞觀元年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帝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藩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未決孰為勝取蕭瑀曰無弱攻昧古之無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冠邊方可討擊彼旣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庭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帝從無忌之議突厥尋而衰滅

二年四月丁亥突厥可汗為頡利可汗所攻遣使來乞師帝謂廷臣朕與突厥頡利結為兄弟不可以不救又頡利與國通和不可失信其計安在兵部尚書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来自久國家雖為守信彼必皆知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也帝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大原以圖進取

四年三月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眾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夫實喪之窮未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浮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之利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講淮漢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之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帝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

破敗者也此上天勅絕宗廟神祇且甚世寇中國百姓寃讎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柰可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拾萬數年之間孳息自倍居我肘腋甫近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必降附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但西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遺居河南所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伐有魏時落落分居近都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遂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瀛洛前代覆車殷

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之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故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余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內地稟我指毫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彥博既曰終引類百端帝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庭五品已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居交河城十一月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七年閏陸月戊辰帝曰蓋蘇文弑其王而奪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欲勞費故未動衆也朕將勅契丹韃韃以擾之何如司空房玄齡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余而不用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司徒長孫忌曰蓋蘇文自知弑君罪大懼恐大國且聖王之來四夷使曲在彼又高麗王未有表疏告難陛下且揚璽書以隱之其既獲自安必當順以聽命更恣無君之心後而責之未晚也帝曰善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高麗百濟侵凌臣國累遭攻襲數十城兩國連兵期之必取將以今茲九月大舉臣社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頓乞偏師以存救援帝護使人曰我實哀爾為三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爾三國高麗百濟旅踵翻悔意在吞滅而分爾土宇爾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臣王事窮計盡唯告急大國冀以全之帝曰我必發邊兵總契丹韃韃直入遼東爾國自解可緩爾一年之圍此後知無繼兵還肆侵侮然凶國俱擾於爾未安此為一策我又能給爾數千朱袍幘幟二國兵至建而陳之彼見者以為我兵必皆奔走此為二策百濟國恃海之險不脩戎械男女紛雜好相宴聚我以數十百舩載以甲卒銜校汎海直襲其地爾國以婦人為主為隣國輕侮失主延寇靡歲休寧我遣一宗枝以為爾國主而自不可獨往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自守自為四策爾宜思之將從何事使人但唯而無對帝歎其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於

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朝貢不闕爾與百濟宜即戢兵若便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十八年乙卯乙巳相里玄獎使高麗還玄獎初至平壤蓋蘇文破新羅兩城帝頗謂侍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動轉輒死怨痛在心道踞以目天子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弑君雪下取之為易諫議大夫楮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人未能知昔隋末亂離于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藩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讐服為此也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更發怒再興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為魏徵苦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而若仰中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餘年間邊境無事矣帝曰魏徵此諫良為失中然一計不當隨而尤之後有良筭安肯更發我亦隨知事誤而境不能涉言耳

六月詔曰百濟高麗恃其僻遠每動兵甲侵逼新羅新羅日蹙百姓塗炭遣使請援道踞相望朕情深愍爰命使者詔彼兩藩戢兵敦好而高麗姦惑攻擊未已若不拯救豈濟倒懸宜令營州都督張儉守左宗衛率高履行等率幽營二都督府兵馬及契丹奚靺鞨往遼東問罪蜀遼水泛溢儉等兵不得濟十九年七月帝征遼營於安示城使李勣攻安市時從行文武



亦以為推高延壽十餘萬軍高麗膽碎乘破竹之勢今乃其時  
張亮水軍在卑涉城召之信宿相會直取烏骨渡鴨渌水迫其  
離心安有機變掃清夷貊在此行耳獨司徒長孫無忌以為天  
子行師與諸將有異事非萬全不可徼幸今建安新城賊酋十  
萬若向烏骨皆在吾後不如先破安市次取建安獲其兩城然  
後長驅而進萬全之計也

十二月詔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伐忻蔚雲九  
州兵馬鎮朔州又命守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騎衛大  
將軍阿史那杜宗等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等十州兵馬  
鎮勝州又令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等發靈  
原寧鹽慶等五州兵馬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

厥兵馬與通宗等相應慮至塞下如有備不敢進

先是又領軍人將軍執失

思力引兵代延陀虜其  
馳馬數戶口兼獲犯邊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多弥可汗大敗  
之帝以延陀破王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芥為  
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  
萬徹營州都張儉各統所部兵分道並進又令右驍衛大將軍  
契苾何力領涼州及胡兵同入以為聲援初薛延陀真珠毗伽  
可汗遣使請昏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帝志懷  
遠人於是發詔幸靈州與之會可汗大悅謂其國中曰我本鐵  
勒之小師也蒙大國聖人樹立我為可汗今復嫁我以公主車  
駕親至靈州斯以足矣於是稅諸部羊馬以為聘財或說可汗

曰我薛延陀可汗與大唐天子俱為一國主何有自征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可汗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莫得一覩天顏無所復恨然磧北之地必圖有主舍我別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令三道發使受其羊馬然延陀先無府臆調飲其國往返且萬里既涉磧無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帝於是停幸靈州徵還三道之使既而其聘羊馬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為戎狄不可以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要令備禮以加禮於是反其使者群臣或勸帝云既許以公主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帝謂之曰君等進計皆非也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疆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時中國疆而北狄弱漢兵一千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長雜姓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數萬并力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今若以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屈膝低首更道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謂養獸以自噬也吾今不與其女頗簡使命諸姓部落知吾弃之其爭擊延陀必夫君其志之既而李麾摩數遣兵侵掠之延陀復遣突利失擊思摩至定襄掠百姓而去帝遣英國公李勣授之遽已出塞而還帝以其數與思摩交兵乃璽書責讓之又謂其使人曰語爾可汗我天子並東征高麗

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可汗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帝答以優詔而止其兵其太宗拔遼東諸城破駐驛之陣降高延壽聲振戎狄而莫離支潛令粟靺鞨誑惑延陀啗以厚利延陀氣懾不敢動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以尚舍奉微天山縣公麴智湛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府州刺史往鎮撫焉

三年六月戊申詔兵部尚書崔敦禮并州都督府長史張緒發并汾步騎萬人往戍州發遣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顯慶一年拾貳月伊麗道行軍總官蘇定方討阿史那賀魯于金牙山收其所據之地三年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

諾為匭延都督府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塢鹿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刺施部為契都督府以胡祿屋闕啜部為監伯都督府以攝含提嗽啜部為雙阿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為鷹婆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胡之國皆置州府並穎安西都護府

三年正月立龜茲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為龜茲王初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國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之而不能禁布失畢左右頗請討之由是國內不和遞相猜阻各遣使告難帝聞而尺召之既而京師囚那利而遣左領軍即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行至龜茲東由分泥師城而龜茲大將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通使降於賀魯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於是詔左七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死胄與羯獵顛決戰大破

之擒羯猥顛乃其黨尺殺之乃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又拜曰  
素稽為都督以統其衆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  
為西州都督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鞠智湛  
為西州都督統高昌之故地

總章二年九月詔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部落移稅涼州南近  
山安置時議者恐吐蕃以舊怨更擊之帝詔左相姜恪右相閻  
立本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司戎少帝伯豈餘慶左衛將軍郭  
待封司元少帝伯許圜等議之謀發兵先擊

去歲以來微少其澤粟價騰踊倍放常年閭閻之間大有飢乏  
今又遠興師於將恐轉益憂勞如臣愚見以為未可契苾何力  
又曰吐蕃在西經途稍遠又與諸羌連接臣恐大軍繞到便即

西走且山路險阻遠逐甚難軍糧須繼未易深入慮其開春以  
後必來侵逼吐渾如其更未臣請不須救援蠻夷無識便謂國  
力已疲遂自驕矜無所懼憚然後命將出師一舉可滅之矣姜  
恪曰何力言非也吐谷渾歸附日久吐蕃乘勝逼之必不能禦  
儻若不救坐見滅亡此則邊境憂虞無所控告既虧聖德又沮  
國威臣之愚慮謂宜極恤且使小蕃得存然後更圖大舉義竟  
不定谷澤竟不移而止上元三年二月帝以高麗餘衆反叛移  
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百  
姓先從在涂河及徐克等州者權移能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  
以處之

儀鳳二年十二月勅曰朕君臨宇宙司牧黎元普天之下罔不

率服葢爾吐蕃僻居避襲吐渾是其隣國遂乃奪其土宇往者  
暫遣偏裨歆復渾土故地義存拯救事匪稱兵輒肆昏迷潛相  
掩襲既無備預頗喪師徒因此鴟張每思狼顧除凶伐叛王者  
所急前歲將發六軍問其罪戾

復以小寇無勞大舉按尹息兵庶其改過不思惠愛更起

回邪敢縱狂惑專為寇盜或改圍鎮戍驅抄羊馬烽燧頻舉煙  
塵不息候隙乘間倏來忽往皆者止令鎮遏未能即事翦除莫  
懷寬大之恩遂長包藏之計禍盈惡稔當自覆滅令分命將帥  
窮其巢安尅清荒服心寄英奇但秦雍之部俗稱勁勇汾晉之  
壤人擅驍雄宜令閩內河東諸州廣求猛士在京者令中書門  
下於廟堂選試外州委使人與州縣相知揀練有膂力雄果弓

馬著然者為名

三年九月帝以吐蕃為患召侍臣問吐蕃小醜屢犯邊塞我比  
終在安轉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  
圖之又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給事中劉景先奏日攻  
之則兵威未足鎮之則國力有餘宜撫士卒守禦邊境中書舍  
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興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  
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  
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即一舉而滅之矣給事中皇甫又亮曰  
且令大將鎮撫蓄養將士良吏營田以救糧儲必待足食方可  
一舉而取之帝曰朕生於深宮未嘗躬環甲冑親踐戎行宿將  
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授戈俊傑安能克滅兇渠海東二藩往雖

旅拒高麗不敢渡遼水百濟未敢越滄波往者頻歲遣兵糜費  
中國事雖已往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邊境事不得已須善謀  
之中書舍人劉棐之對曰臣觀自古聖主明君皆有夷狄為梗  
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陵未足  
為耻願戢萬乘之威寬萬姓之役給事中楊思徵曰聖人御物  
貴在從時今凶賊陸梁邊夷傑黠弗能懷德未肯畏威和好之  
謀臣謂非便帝曰此賊驕狠未識恩威罪積貫盈方當就擒和  
好灼然未可中書侍郎薛元起曰臣以為敵不可縱縱敵則患  
生防邊則卒老不如料揀士卒一舉滅之帝頷謂黃門侍郎未  
常曰自李勣亡後實無好將當今唯以張處助等差為優耳常  
奏曰昧者洮河兵馬足堪制敵但為諸將等失於部分遂無成  
功當今更無好將誠如聖旨竟議不定乃賜食而遣之是年以  
吐蕃犯塞迭州人魏真宰詣闕上封事曰臣聞理天下之柄有二  
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  
歸一揆然論武者則以方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則  
以篇章為首而不考之以經綸奔競相誇遂成浮俗臣嘗讀魏  
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流亦復不少並  
何益與理亂哉從此而言也則陸士衡著辨士論而不救河壘  
之敗養田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  
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抑又聞帝  
王之道務崇經略之術必拔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  
破突厥侯君集成高昌薛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國之美

灵亦其才力所至古語有之人無帝俛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  
有能否是知大將之臨戎也以智為本漢高祖之雄大度尚曰  
五寧聞智魏武之神機寇絕首做法孫吳有項藉之氣袁紹之  
基而皆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當今朝廷用人類  
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力見知  
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如何使當閫外之任哉漢馬賢  
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修復不南沉慶之  
知不能尅謝玄以書生之資祗符堅百萬之衆郝超言其必勝  
雖復時有今古永之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氣銳之與  
識畧耳昔李左車陳湯呂蒙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效甚高  
未嘗聞其家代為將以四海之廣非庶之衆其中豈無卓越之  
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臣又聞之賞者禮之源罰者刑  
之本固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者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最  
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君國之紀緼古人云國無  
緼紀雖堯舜不能為化今罰不能行則賞以難信故人間議者  
皆云近日征行虛有賞結而無其事良由小才之人不識大體  
恐賜勲庸漸傾倉庫留意雖刁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  
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須應以  
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謀虛賞之科此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  
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存誠在令外故商君移  
木而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征  
遼東李勣征平壤賞絕不行勲仍淹滯臣以利不奉法主司之

過不聞斬一臺即戮一令史如秦懷恪使下知聞皇天何能照  
遠而不照近哉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中萬年縣尉  
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市及征  
高麗總管張君又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偽勲之罪多於玄  
景仁貴等敗重於君又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日餘諸將  
豈敢夫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未在旦夕且凡人識不經遠  
類皆隨時生言吐蕃戰時前隊死盡後隊方進衣甲堅厚人馬  
甚多又止有瘴氣不宜士馬官軍遠入利鈍難知前無克獲取  
斃之道不積百萬本無為大舉之資臣以吐蕃之對中國猶派  
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自然之明暗論其智也則我明而  
彼暗論其敵也則我大而彼小夫夷狄雖同之禽獸亦知憂其

性命豈肯前隊皆死後隊方進曰彼國嘗用其人殘迫使然非  
心之所願必不戰一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鬪當以致算取之何  
憂於不免也向令邊將能殺吐蕃使伏屍蔽野浪血成河歛其  
頭顱聚為京觀臣恐此虜聞官軍鍾鼓之聲望風鹿而走何暇  
前隊皆死後方進哉由薛仁貴郭待封復我師徒軍人喪氣  
至今不振故虜得其便跳梁於山谷臣又聞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國家之兵可得而有供軍之糧不可得而濟又令秋之行仰  
籍力不得數十萬匹無以成大舉之資臣請不用大府之錢太  
倉之粟辦二十萬衆資糧馬五十萬匹北滅吐蕃使往還足用  
若天皇遊意經年之外此功可得而成自國家太平五十餘載  
百姓富饒四海安樂計當今之戶口其數即倍少於隋時料當



今之資財其資還倍富於隋日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愚以為  
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匈奴可滅臣之所願不至於  
此臣稅天下上至王公下及兆庶但是桂籍之口別稅錢一百  
文臣子之心郭不耳稅不請於天下禁馬州縣百姓得乘大馬  
不限牧壯足數嚴勅州縣明立簿帳不得使其隱漏不過三年  
則人間精壯之馬可括得五十餘萬足委州縣長官以所稅之  
錢加價為市取若官軍大舉一朝可得而用議者以禁馬既久  
忽然聞許恐百姓因馬遂生罪過臣上觀秦漢下至州隋中原  
變故皆不由馬陳勝項籍之亂秦黃巾赤眉之擾漢並徒步而  
起亦無聞駿騎其後劉石亂華到籍馬足肆其吞噬有隋禁馬  
科格嚴楊玄感奮臂大呼天下因之喪亂夫故虜以馬為疆若  
放人乘馬則市取其疆以益中國設不能久行之猶可五六年  
間通計乘騎使得漸減虜之盛私馬既多還是官有臣進退思  
惟終是國家之利且理有變通事無常准臣之所陳權以濟事  
必將不可久行後禁亦未為失帝覽而善之授秘書省正字令  
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則天神功元年西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以百姓  
西戍踈勒等四鎮極為凋弊遂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生  
王封域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  
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  
者國蕪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昔詩人矜薄伐於  
大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伐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

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羗侵軼漢中東寇三輔  
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  
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硤确不毛  
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  
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所  
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不得耕於野女不  
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  
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庫  
帑空虛盜賊蠡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跣者萬計末年覺  
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能為天祐也昔人有言與覆  
車同軌者未常獲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  
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異域  
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柚殆空越磧踰海  
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詞  
也上不見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  
禱祠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  
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聚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  
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幸子育蒼生  
之道也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之都宣帝納魏相之策而  
弃車師之田豈不歎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  
平九姓用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

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  
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堆沙漠若委之  
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其禦寇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  
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  
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常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  
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境苟無侵侮之患則已何必窮其窟  
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  
故也伏願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勅邊兵謹  
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所自致然後擊此李牧所以破匈奴也  
當今所要者若令邊域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  
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  
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蹶之慮淺入必無慮獲之益如此數年可  
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為君長停江南  
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  
者是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九十二

外臣部 三十七

備禦第五

唐中宗神龍元年六月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攝右御史臺大夫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三年正月命內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浦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未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昌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臣聞方叔帥帥功諤用雅去病耀武勲烈燕山則萬里折衝

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  
扎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  
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  
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克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  
則弃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王將先逃輕挫國度渙  
正邦憲又其中軍旣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  
錄以勸戎行賞罰旣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  
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  
請購辦勇之士班傳之傳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  
也臣聞昔者漢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  
兵免其行役次盧伍明教令則徂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  
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趙鋒鏑不勞訓誓朝賦  
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邦郅都匈奴避境  
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則  
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於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  
積衆謹設鋒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  
古之善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  
黎各安其業擇其奉牧輕其徭賦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  
財節其浮侈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  
徂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  
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蹏林之首懸藁街  
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

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竒正之術多媿前良猷替是司輕陳瞽議帝覽而善之五月戊戌命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道大管總以備突厥

景龍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右屯衛將軍張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睿宗景云元年九月以前太子少師唐林璟為特進兼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二年十月命太僕卿李回秀持節朔方後軍大總管以備故寇阿史那又為持節招慰十姓使

延和元年六月吏部尚書郭元振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以備胡寇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河北漠州北界置渤海軍常陽軍媯蔚州界置懷柔軍每軍置兵五萬人

開元二年二月以鴻臚少卿王駿為朔方軍副大使總管制曰古者獫狁孔熾匈奴浸驕則設以三策雖屬備胡之典方於五材未聞去兵之義不有行者誰能杆之王駿倜儻多智堅別立節每讀前史思齊古人辭家而志滅獯戎報國而躬先將校項虞南牧城彼朔方蕭關洞開沙漠無事既獲全軍之利則惟保塞之勞嘉其善謀必有成績昔北逐虜者任專而決外西護羗者功遂而條上用明分閫之重式副齊壇之期朝實僉諧爾其俞往其豐安定遠三城等軍及側近軍州宜並受駿節度其安北都護府移於中受降城置兵須足食理籍加屯今正農時足務耕種處置訖奏聞

八月庚申制曰朕聞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我國家光宅天下守在海外後於弔伐之義豈窮兵以黷武先  
以威德之懷教安人而和衆將戒不虞諒不獲已突厥比通和  
好頗負盟約不有金車孰寧疆場不有師徒誰扞牧圉昔者命  
彼南仲城于朔方軍出隴西勞於渭北此其備也今寒露腓草  
秋風揚塵必順時以致師方休農以簡卒我圖靖國其在綏邊  
衛尉卿兼檢校左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克樹勲庸遍  
該韜略關張萬人之敵勇不顧身程李二將之名終於衛王董  
司戎事行料兵權可充隴右道防禦大使左武衛將軍白道恭  
等居運六奇行謀百勝早聞營平之議思覩嫫姚之捷可為之  
副宜取朔方後軍兵及前年朝堂應募健兒等總十萬人群牧  
馬四萬疋於秦州成蘭渭等州界逐便屯集教練仍書報贊普  
共為聲援明加偵候勿使失機

十月戊辰宰臣盧懷慎姚宗等奏曰頃者吐蕃以河為界神隴  
年中降公主吐蕃遂過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  
里又於河上造橋吐蕃今既叛我此橋既因毀折見毀城自然  
拔臣等與郭知運蓋思貴等計議尅期翦撲從之

四年三月內節度薛訥請於夏州加三二千兵宰相姚崇盧懷  
慎議曰兵雖不馱多多則費廣降人既納甲仗固亦無虞雖款  
縱之其將何往况夏州素有馬二千疋兵一千三百人苟能用  
之足堪鎮遏待一二年後更量宜處分許之

七月以突厥默啜皆思降書於降附突厥等曰三姓葛邏祿大

漢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洛匄維玄池都督實力胡鼻等  
卿積伐以來為國蕃捍比綠默啜侵擾中間屢阻款誠遂能改  
圖不遠而復每思中節嘉歎實深已頴遣書當達此意然金山  
安置雖是舊居未知初未並得好否默啜克忍神怒又忘豈唯  
不識朕恩亦乃負於卿等復讐雪恥今正其時度卿等忠勇之  
識校彼殘遺之孽取之有同拾芥滅之何異摧枯兵威暫臨必  
自面縛故命鴻臚卿鄭嘉祚齎告身袍帶等馳往宣尉便與卿  
計會秉其衰弱早就翦除如或因循更令聚結非直有妨於此  
是不利於卿進退籌量固在於速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  
付嘉祚將往且各勉思以副朝委令寄卿等錦袍鈿帶并刀子  
礪石至並領取

五年三月庚戌復置營州於柳城詔曰朕聞舜干戚者所以懷  
荒遠固城池者所以歎戍夷國家往有營州茲為虜障使北狄  
不敢窺覘東蕃由其輯睦者久矣自趙翻失於鎮靜部落因此  
攜離頗見負塗之睽族聞改色之歎高墉填塹故里為墟言念  
於此每思開復奚饒樂郡王李大酺賜婚來朝已納呼韓之拜  
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弥嘉稅候之節咸申懇請朕  
所難違宜恢遠圖用光舊業其營州都督府宜依舊於柳州置  
管內州縣鎮戍等並准舊額太子詹事美師度具州刺史宋慶  
禮右驍衛大將軍兼營田都督邵宏鄭州刺史劉嘉言屯田負  
外郎游子騫等並貞以幹事恪勤在公爰精衆官之選任以一  
方之役師度可充營田度支及修築游子騫為之副宏可兼充



燕郡經略鎮副使仍兼知修築使事應湏人夫糧等一物已上  
依別勅處分有司仍速反配師度等並馳驛發遣

七月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闕下初帝欲遣阿史那獻為北藩  
主而蘇祿拒而不納乃命王惠宣恩賜慰喻惠未行會安西陽  
嘉會奏至宰相宋璟蘇頲奏曰嘉惠表稱突騎施車鼻施勾引  
天食吐蕃擬取四鎮見圍鉢摸及大石城嘉會已發三姓葛邏  
祿兵與史獻同掩襲臣等狄以突騎施等跡已叛換葛邏祿等  
志欲討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傷小城皆利在  
國家成敗之狀即當聞奏王惠充使本為綏懷事意既誅未可  
令去望待以西表至續更商量從之

是月辛酉并州置天兵軍制曰大原薄伐之地勾注出屯之所  
兵戈不可以不習亭障不可以不備默啜鳴鏑之餘自貽泯滅  
骨咄祿男殺覆巢之餘仍敢陸梁九姓等雖類頗親而仇讐久  
著譬彼西戎已獻郅支之馘同夫東越初雪會稽之恥深憂復  
怨固請防萌况高秋在律胡風振野正可以揚武功順殺氣振  
茲地險張我天威宜於并州集兵八萬衆置天兵軍并州長史  
上柱國張嘉貞有文武之才勵忠公之操較陳利害頻奏封章  
必能料敵於未形臨宜以決勝可充天兵軍大使并州司馬王  
喬典禮不曷其可用也右監門衛中郎將薛徽軍旅之事則嘗  
聞焉並為副左拒遼陽之師右連河上之戍車徒列次鼓角傳  
聲俾其雷斷一方雲橫萬里引茲廟筭稱朕意焉

六年二月戊子制曰戢兵始於威武振險先於要害以制憬俗

用綏遠人九姓等頃立勲庸先除桀驁列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曠戎頗近寇盜時侵雖文德未引武備素設漢垣通於句注夏屋枕於燕山是稱近胡諒藉遮虜固可節其萬部成犄角之形屯我六師示張皇之勢其蔚州橫野軍宜移於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漢兵三萬人以為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頡質略等並望椎蕃緒聲振朔垂戎略既招兵旅惟緝各陳武列分統軍政頡質略出馬騎三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同羅都督比言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後軍討擊大使迴紇可汗都督移健頡利發出馬一千人充大將軍右軍討擊大使僕固都督曳勒哥出馬騎八百人充大武軍右軍討擊大使右縈左拂先偏後五作捍雲代指清沙漠宣威料敵度功藏務咨爾庶士稱朕意焉其五都督討擊大使各量給賜物壹百疋領本部落蕃兵取天兵軍節度其兵有事應湏討逐探候量宜追集無事並放在部落營生並使本軍存問務使安輯應修築所及支遣兵馬糧等所司亦與節度使商量處置

六月己丑松漠郡王失活卒降書於契丹衛官靜拆軍副大可突于曰自從松漠郡王殂歿已遣使弔祭鄉蕃部大臣衆情所望事生送死惟義與忠並敦舊好以副深委近得捍蕃使薛泰表云突厥殺兇到大洛楊言萬衆欲抄兩蕃左手有急右手不助既在一身得其自剋力捍時湏覺察審防姦詐自從默啜破敗殘賊困窮非時遠來冒死邀利以鄉智勇制彼在愚拉朽摧枯不足為諭深思此便以効忠功動靜與宋慶禮等籌度勿失

事理

九年四月甲辰詔曰制國立軍以為武備安人和衆諒在師身必將簡其車徒務其蒐狩不教人戰何以訓兵今寰宇雖寧煥燔時警故設備邊之政更申用武之略其劍南磧西關內隴右河東北通燕薊既接邊隅是防夷狄據山川險要量寇賊多少分置軍旅足成修備有事赴敵可以拉朽摧枯無事養人可以拔距投石而將吏非謹甲兵不修加之侵暴仍且役使雖則屢提緹領然猶故忽科條豈法有未明將官無所畏永言此弊增歎于懷又請道運城例管夷落舊戶久應淳熟新降更佇綏懷如間頗失於宜蕃情不得其所若非共行割剝何乃相繼離散既往者理宜招討見在者須加安全熟戶既是王人章程須依

國法比來表奏多附漢官或洩其事宜不為聞達或換其文狀乖違本情自今已後蕃官應有表奏並令自差蕃使不須更附漢官雖復化染淳風終是情因本姓刑罰不中心固不安其有犯法應科不得便行決罰具狀聞奏然後科繩次爾軍寮勉我王事兵必須賈勇奪力馬必須芻牧秣養器仗必須磨礪糧儲必須贍積馭蕃夷必須以威以恩誓將士必須以罰以賞辯於旗物稱爾戈矛使有勇而知方

將料敵而常勝所謂文武並用國之大經團結十萬衆兵別令訓習分割數萬匹馬皆有供須什物備陳行裝具足候時而動我武惟揚俾夫涼風至白露下將以執有罪覆昏慝引厥戎略振斯天聲清彼四方期此一舉其諸軍官吏輒更私役兵及侵漁一錢已

上兼失偵候乃墮教習倉儲或乏器械莫修番部不能安窮寇不能制有一虧犯國有嚴誅事或未同仍令所司作條件後分六月己亥胡賊康侍兵反北州不安下詔曰國家天覆万方子育庶彙要荒所列並入提封日月所照俱為臣妾莫不熙我德澤納之仁壽神人以和鳥獸咸若河曲之地密迓京畿請蕃所居舊在於此自服王化列為編氓安其耕鑿積有年序而翻然造謀備此紛孽勞我師旅擾其邊隅不思停育之愛坐取滅亡之道官軍纔及一鼓而清雖肇其首謀則有元惡然率以從亂或為匪人朕思引在宥之恩振以好生之惠代彼有罪捨其脅從使反側自安胡兮靡獲則壽張之豐爾實自取生成之德我則有焉宜令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王駿宣崇恩命爾以柔服諸軍戰士應須酌錄功勳及却投來吐渾党項左右廂降戶雜藩并胡殘部落或善惡未分或久長取穩若釐革一事已上並委王駿錄處置訖奏聞

十二年七月詔曰懷遠夷納款附國家常事也邊塞嚴甲兵備軍旅本取也雖萬方知同不可簿其武備百蠻朝貢不可輕其場今年十月東幸洛京西北邊倍宜嚴警其河西隴右朔方大原幽州平盧諸節度使成百裏糧坐甲秣馬利兵明教隊伍遠為修使風塵預知邀截有所安我邊鄙威加戎狄賞罰在茲各宜砥礪

十三年帝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或北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

厥此雖請和歎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為之用闕特勒  
驍武戰所向無前瞰歆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  
也二虜叶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  
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  
然其言乃遣中書置省表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  
與其妻及闕特動瞰歆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  
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  
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表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  
子豈合婚媾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  
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所求豈問真假若請  
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  
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

十四年五月辛丑於定鎮漢勿滄等五州置軍備突厥

十五年十二月制曰慎守疆場所以備不虞訓理甲兵所以存  
禁暴列代通典有國永圖朕以虛簿君臨寓縣上奉天道務在  
於生育下順人心無隔於夷夏柔服四裔底綏萬邦慕義風  
盡為臣妾納貢述職咸赴闕庭唯吐蕃小醜忘我大德侵軼封  
域抄掠遐疇言念於茲無忘金琛且本設方鎮以防緣邊至於  
警急宜相救援今故糾合諸軍團結勁卒務令首尾相衛心力  
叶同張羅忠之形掎角之勢俾窮寇進不能犯退無所歸秣馬  
練兵觀釁而動屯田積穀固敵是永殄戎可期戰勝斯在隴右  
通共團結馬步三萬九千人臨洮軍團八千人河原軍團六千

人安仁白水軍各團一千五百人積石莫門軍各團二千人河西道蕃漢兵團結二萬陸千人赤水軍團一萬人玉門豆盧軍各二千人並依舊統領以俟不虞更於關內徵驍兵一萬人六月下旬集臨洮十月無事放散朔方取健兒弩手一萬人六月下旬集會州下十月無事更赴本道候賊所向賊於河西下即令隴右兵取間川過朔方兵取新泉過於赤水軍人勢邀襲令河源積石莫門兵取背掩撲賊於河源下朔方兵從乳溫渡河并臨洮軍兵馬河源軍合勢邀襲亦水軍取背掩撲賊於鳳林關下朔方兵赴臨洮與鄯州兵合勢邀襲河源積石兵取背掩撲所要甲兵逐便走候公私營種且耕且戰各宜訓最以副朕懷

十六年三月丁未制曰隴右河西地接邊寇雖令團練士卒終須常戒不虞如聞吐蕃尚聚清海且令蕭嵩張志亮等審察事勢倍加防禦當須畜銳以逸待勞其當賊踞其要害軍縣處須量加兵馬任逐便通融處置仍揀擇有幹略人檢校明為探候動靜須知主將已下若捉搦用心事無不理者當加重賞如廢官慢盜式過乖所者必真嚴憲仍曉示使各勉職以副所為其管誠壘應築未了者並早令畢功勿致延緩關於備守

二十七年正月詔曰邊寇防邊在於有備興師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尤資振耀以壯邊威且令隴右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榮王琬自往隴右並按處置庶引廟略因達朕懷宜於關內及河東納資飛騎并諸

冊府元龜  
色人中揀召取健兒三五萬人赴隴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於還  
仍於當道將內詮擇一人與所由相知擇召應給糧賜所司還  
作條列處分

二十八年三月益州司馬章仇兼瓊密安戍城中吐蕃翟都局  
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等通諸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  
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帝聞之甚悅中  
書令李林甫上表曰伏以吐蕃比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  
窺邊積年以來蟻聚為患縱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祕  
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  
自相謀陷神筭於不測虜略通於未然累載逋誅中朝蕩盡又  
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謂臣等曰卿令但看四夷不久當漸

摧喪德音纔降遂聞克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以來  
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使策手制荅曰此城儀鳳年中羗  
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他嚴險非力所制朝  
廷群議不勸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  
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為慰也

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戍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  
之仍發中曠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戍  
城為平戎城天寶八年六月隴右奇舒翰率河東河西靈武及  
突厥阿布思等兵士六萬三千攻吐蕃石保城拔之更名神武  
軍分兵鎮守是載又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城及安北入都護府  
命郭子儀領其役拜武衛大將軍後移橫塞軍城及安北府於

永清柵北築城改橫塞軍為天德軍子儀仍為之使  
十三載七月隴右哥舒翰以前年之役收黃河九曲之地請分  
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軍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  
里澆河郡於磧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  
洮郡太守漢門軍使成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  
磧石軍使藏奉忠為澆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

代宗大曆三年十二月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寧  
節度馬璘為涇原節度使鎮涇州以邠寧慶等州隸入朔方時  
朝議以馬璘孤軍在邠州不足捍敵遂徙郭子儀軍自河中居  
邠仍兼邠寧節度令馬璘居涇自是京師寧晏  
五年六月當悉枯靜恭五州子山險要害之地備吐蕃也

是年朝議以為近歲蕃戎入邠寧之後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  
而涇地散地不足為宰臣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  
要害指畫於帝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戎在摧沙  
堡與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  
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收故地皆有長  
壕巨塹重覆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府其東獨  
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  
人夏收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  
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閔北  
抵于河皆運山峻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軍北  
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



戎之旌朝廷可高枕矣蕪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  
原州量井泉計徒廟車乘番錚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由神功  
沮之曰與師料敵老将所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悞  
矣帝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  
九年四月甲申閔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如行營引辭  
於延英殿語及邊事涕泗交集由是中書舍人常袞率常侍給  
舍練議遺補一十八人詣閣門請論事有詔三人一引各盡已  
懷帝皆畢詞聽納乙酉勅曰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  
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大上還淳於至道清淨無  
事保合大和濟於郡生洽於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蓋  
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懷之所未諭不武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  
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  
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內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寬仁  
恭默玄淡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己未屬當多難伊州  
有盜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在右武  
安能解嚴所以請於宗廟親授經略誅結姦寇摧殘暴強二年  
之間方內底足此皆皇天佑我列祖群后戴于一人是用集大  
勲于國家保萬姓于區夏豈伊寡薄能及共此邪每思偃兵始  
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納間歲犯邊  
朕常棄納過庶引大軀彊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誠勅不令掩  
襲兼納游騎不許擒生庶或誤之亦使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  
隔柔夷綏撫之恩寧殊遠迓故布文告以訓之叙舅甥以睦之

彼亦嘗遣聘臣來修舊好玉帛之禮終至於上國降燧之候已  
及於近郊長其無狀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関隴入我郿邠驅八  
之馬才掠人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翻貽我  
詐每一興念悼于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隣豈朕有負於恩信猶  
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閱甲兵以增扞禦且引不戰之道用舉  
備邊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䟽永繼嘉姻事或由秉義從  
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儻更侵  
冒必示威刑宜令子義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  
雜種馬步五萬衆嚴會枸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  
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萬衆橫絕高壁叙界連營馬璘  
以西城前廷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戎下蔡之搖凡三萬衆據于  
朝納邊當踞之塞忠臣以盧龍柳成泊石北平漢東諸鎮沁黃  
甲息之師凡三萬衆屯于回中張大軍之援忠城武落列校石  
地竒鋒九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大常之徒六郡  
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東淄青陽幽前總四萬衆分列前  
後魏成德昭義丞平總六萬衆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  
將資以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用軍邊儲各有司  
存素背精辨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啤  
各宜保據經界屯據安種斥候惟明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  
勞之如或不然自當代罪然後眷永統一以制諸軍進取之宜  
侯於後命各敬爾守無黷武經賞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  
知朕意焉

八月甲辰詔諸軍分統防秋將士其淮西鳳翔防秋兵士馬璘  
統之汴宋滎青成德軍兵士朱泚統之河陽永平軍兵士子儀  
統之陽楚兵士抱玉統之

十一年正月辛巳加朔方五城戎兵及增修屯田備回紇也

十二年秋詔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泚如奉天行營以備西戎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九十二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三

外臣部 三十八

備禦第六

唐德宗身元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  
策必有良筭各委常恭官其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  
害七年二月戊戌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涇原鄜  
度使劉昌請城于滋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  
故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今董率諸兵城之都支饋  
餉旅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夫集得守固之要兵器糧穀頗  
豐而人安焉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隔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

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蕃往來疲於戎  
役贄之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衄又若邊將  
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  
歷觀前代書史皆論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  
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法則  
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  
遵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  
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難急縱有寇  
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  
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至理兵  
之述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共於  
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  
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  
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  
則曰非結可以睦隣好曾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  
則曰設險可以國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人不堪則險  
之不能有也尚征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  
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  
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倒可徵考  
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  
而昧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彊弱事機有利害措置  
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

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衣秦築臨洮而宗社  
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  
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引撫納而定以保寧於累葉以中夏之盛  
衰異勢夷狄之彊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決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情則成形變不同  
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  
拒之則但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  
之也又如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奸盟蔑恩賜毒諭之  
不變如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彊盛之時圖之則彼寡未萌禦之  
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親紆其交禍  
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能已也  
儻或夷夏之勢彊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  
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侍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  
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為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然  
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大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用其勢者  
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  
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  
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  
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于弱而  
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  
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  
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

敗之大數百代之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恣則必  
暨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情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  
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  
蕃乘釁吞噬無厭廻紇矜功馮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  
年使傷耗遺眊力竭蠶織西輸賄弊北賂馬資尚不足塞其煩  
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戎疆陸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  
侮小人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  
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  
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  
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  
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  
則先其所易是乃固國之本觀蒙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  
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境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  
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  
威以保國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務於所難矣天之受者有分  
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宜物无兼利是以五方之倍長短各殊  
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  
乘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討獵供飲茹多馬而  
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所長乃中  
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駢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  
之內以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  
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瘡豈不以越天授而

違地產虧時勢以及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瘳從省在其  
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  
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逕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章吾信抑  
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  
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  
利而重入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  
封疆守要害壅溪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  
以畜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  
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  
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  
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  
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  
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  
所乘斯為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  
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  
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又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  
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則匱於  
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為陛下粗陳  
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用所復異之用於救急則  
權以紓難用之於暫則權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  
有奇詭而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為攻討之兵也用

之於屯戍則事負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  
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  
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  
古之善選署者必量其情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  
其力而不違其情齊其裕而不揚其宜引其善而不貴其所不  
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  
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奪其氣勢結其恩情拊之以惠則感而不  
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施禁防而衆自  
不攜故出則足兵退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  
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戎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則於之  
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彊其所不欲求廣其  
所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  
無益於備禦之寔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  
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  
而覘日有割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  
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迂焉  
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閩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  
被優義慣於溫飽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隄  
之若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之名則攝駭奪氣而乃使之去  
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執其所攝駭將莫為用不亦踈乎矧  
又有休代之期无統師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責人進不邀



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  
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徼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充  
斥王帥挫傷則將乘其離二布跣東潰情志且尔得之奚為平  
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  
心其弊豈為無益哉固亦將來耗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從軍  
城意欲增戶寔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  
情思亂幸灾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  
時或行之固非良策之可遵者也復有擁竺之師身不臨邊但  
分偏師俾守疆悵大抵軍中壯銳元成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  
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甲抵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  
弱之輩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絕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刦  
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歐北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耳安邊  
之本所切在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賞以存勸罰以示懲故  
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所  
以行車御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  
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寔擯抑夫如是  
若聰明可銜律度無草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大移於下  
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不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  
於將務相導養苟度令月於賞一有功譏慮无功者反側款罰  
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  
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華夷率衆先登  
者取怨於士卒憤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以自為

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於相亂人雖欲善誰為之况  
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行私而苟媚於衆  
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動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  
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憂有司復以  
供給无闕為解解既相勢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  
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問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  
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  
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  
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之首察唯  
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  
繁以偏戶傾家破產之資有司權監稅酒之利忽其所入半以  
事邊制用若斯可謂則墮於兵衆矣今四夷之羸疆盛為中國  
甚大者莫大於吐蕃以吐蕃舉勝兵之徒總當中國十數大郡  
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  
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之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  
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歐理何合哉良以中國之  
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  
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  
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  
衆以弱為彊變化翕闕在於股事之內如臂之使指心之制形  
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  
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疾徐失宜則

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瘡為虺衆散為弱逸  
撓離拆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分十手九收歆令齊肅其  
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  
度而已猶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  
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  
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戎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  
措置尚存典制目領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  
裂誅鋤所余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  
餘鎮餘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衝  
莫相禦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兵法下臨唯以  
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陪危固亦難矣以氣  
為日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兵勢  
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取在均濟故  
軍法无貴賤之羗軍寔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  
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  
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  
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舛望之量蓋所謂日省月試  
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平也今  
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余終年勤苦之劇角其  
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  
然以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  
戎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

糧所頒優厚踰等繼以荼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  
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兵將校詭爲嬾詞因請遙隸神  
策不離曰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倍之益此傳類二  
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編墮夫事  
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僑倭行而廩賜  
厚績藝劣而衣食優人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以可嘉  
而歎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必不  
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歎選任將師必先考察  
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  
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叅佐要若于是馬用若干資糧某處  
置軍某時成績始忠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

若謂材无足取言不可行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  
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間也夫如  
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其事既足  
其求必然可以西其不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為濫當罰者  
无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  
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聞已外將軍裁之又賜鉄鉞亦令專斷  
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君命有所不受誠爲機宜不可以  
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自頃邊軍去就裁斬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  
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令  
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乘於軍情亦聽

命事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所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亮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候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款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駙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故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逼道之間寇以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收馬屯牛鞠為推剝番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從掠退歸此乃成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為一其裙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勿制在朝百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

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取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分力養士而怨生用事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灾款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頗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番漢子弟頗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亦分一令本道但出衣糧如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布耕牛蠶產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由農水火之器皆令完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種子

勸人播持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余糧官為收糴各酌倍價  
務獎營田既自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則人  
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彊食不得不足與夫  
儻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  
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官內兵  
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  
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  
部內大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為尹守  
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  
之授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  
和衆引委任之道以宣其恩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  
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夷  
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謚則諸居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  
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美鑒人心之思安四方  
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  
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  
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鑿陳狂愚惟所省擇帝極  
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九年三月辛酉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策垂文有備無患  
先王令典况修復舊制安國封疆按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  
當衝要遠介朔唾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

者城池失守備制無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戎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萃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志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用引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暫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司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鄯度都統杜希全邠州鄯度使張猷甫左神策行營鄯度刑刑君牙夏綏銀鄯度使韓譚廊坊丹延鄯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鄯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策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兼御史中丞張昌宜克右神策軍鹽州行營鄯度使權知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彥光可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侯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賞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令於歸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匹朕情非為已志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我奉國陳方忘勞克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意

貞元三年鹽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而逼廊

坊甚為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屯子遂統兵五千兼御史中丞史履澄杜彥光之衆戎之是役也帝念將士之勞厚令度之供給又

詔涇原劍南山南諸軍深計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祀寨者及中外咸稱賀焉

十二年正月辛卯鳳翔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平戎川築

城以備西戌名永信城壬寅吐蕃贊普遣使農索昔齎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帝以其材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十七年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己丑陷麟州詔西川節度韋臯分遣偏將勤步騎二萬出城郡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樓鷄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

憲宗元和元年秋七月壬辰朔宰臣杜佑上疏曰伏見近者黨頌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跡而公卿廷議以為誠當謹兵備戍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耳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驅之大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遂諸羗出于塞外勞力擾人

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半竟不哀痛之詔罷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迷而後復蓋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于海惟南與北示存聲教不以遠物為珍匪求遐方入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佐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朱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主首於京師威振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為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為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發兵馬為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以來突厥默啜兵彊氣勇屢寇邊城為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荃親捕斬之傳首闕下



自以為功伐莫以二坐望寵爵宋景為相慮武臣邀功為國生  
事止授以即將由是訖開元之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  
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  
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  
子女使賄方物徵為役徒怨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  
或與西戎寇邊有為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者之  
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  
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懷我德  
革其奸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至仁覆育群類  
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實天下幸甚識  
昧經綸學富博究竊昂鉉之寵任為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忘  
邀恩報臧否備闕芻蕘上陳有贖旅宸伏深惶悚帝深嘉納之  
三年正月庚子以將城臨涇原節度使段佑之崇信歸化等五  
鎮並修整士馬椅角相應從涇原節度使段佑之請也臨涇城  
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寔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常為大戎所  
保其界有青石嶺嶺下美士每軍人耕穫屢為蕃寇掠奪佑請  
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為大利

德軍

十月辛丑以普潤鎮兵四千人割屬涇原節度使寅分靈武道  
鹽州隸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先是迴鶻自部落南過磧取西

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迴鶻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為迴鶻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軍置瘡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帝遂從之

九年五月庚申勅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已後因循遂瘡由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方引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至宥州仍為上州在郭下置延思縣為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時宰臣李吉甫又上言國家曰置六胡州在靈監界內開元中瘡六州置宥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形居中可以總統蕃部此以應

接天德南援夏州令經略隸令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於是復置宥州理經略軍

十五年正月乙未以邠寧鄯度使李光顏充都當修築鹽州城及防遏等使鹽州刺史李文悅為副

九月癸丑麟坊奏發兵五百人赴寨門防擬

十月吐蕃入寇東川鄯度使王涯上言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從龍州清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制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直抵栖鷄城是吐蕃險要之地涯又陳備禦吐蕃事宜曰臣伏見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至陛下有肝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

馳寇庭其於為國討除使戎人創艾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  
悽悽愚心願一陳竭臣觀自古長榮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  
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朝之士大夫皆知  
不獨微臣之只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靈者誠願  
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此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日大  
戎悖亂負恩為邊鄙患者數矣能南制而伏之者唯在北蕃如  
能發而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  
厚利以喻之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殊甚則匈奴之說可  
得出也一戰之後西戎力衰然後選練驍雄乘便剪撲此誠制  
之一奇也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第九百九十三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四

外臣二十九

備禦第七

唐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夏州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  
事准詔留其器甲歸其人

敬宗以長慶肆年正月即位三月甲戌夏節度使奏於蘆子關  
比木瓜嶺勑築堡柵以捍党項之衝其壁壘屋室並出當軍材  
力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而宥州烏延皆  
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

寶曆元年十月靈武上言保靜縣界常渠置保一所差兵鎮守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戌詔荊州添置夔州雲安縣鎮兵五百

人以黔中上言西南蠻擾動故也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迴鶻為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离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落兵擊之帝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李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鶻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未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陀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為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經虜結讐陷之必矣不如以理郵之俟其越軼用兵為使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石俄而迴鶻宰相嗚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眾來降赤心部族人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眾饑之漸近振武保大柵把頭峯突入朔方州界沙陀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得者帝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出奇兵奪得公主虜自敗矣帝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

四月天德軍使田牟奏以迴鶻犯界出軍三千人拒之中書條奏再請制置邊上其一曰請速降中使宣諭生熟退渾党項待

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有所獲一任自收仍據殺戮  
別行優賞二曰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不須得人  
石雄驍勇善戰當代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助田牟攻  
討三曰田牟都似不曉兵機據奏狀已出三千人必是全軍盡  
出忽有不利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是戎  
虜所短田牟祇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  
兵野戰四曰迴鶻馬軍難於技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手望浙  
西取四百人宣州取三百人令取河西踞赴天德取田牟指使  
五日盟沒斯所通誠款未知真偽然早要別加官爵獎其忠勇  
令遠近諸蕃知朝廷祇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迴鶻六曰迴鶻  
潰散乏糧二年勞苦人心易動可招降望且遣田牟據歸降者  
許與優賞旋給食遞大原安置並從之

八月迴鶻烏介可汗過天德致把頭峯北俘掠雲朔此川詔劉  
沔出師守雁門諸閔迴鶻首領屈武降幽州授左武衛將軍同  
正詔以迴鶻犯邊漸侵內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今少師牛僧  
儒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令百寮議狀以固守閔  
防候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迴鶻所恃者盟沒赤心  
爾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戎人僨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  
秉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由退擊之便天  
子以為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大原節度使劉沔  
為迴鶻南面召討使以張仲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  
尚書封蘭陵郡王充迴鶻東南招討使以李思忠為河西項党

都將迴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大原

十月丁卯迴鶻頽却東涇已北賜並州劉沔幽州張仲武密詔曰自迴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曾有勲力平寧之後繼以姻親義在懷柔情深兼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媿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間有備雖暫移營稍乘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還歸朕祇荷不一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又安其可畜虺穴於塞垣養蠱毒于懷袖乘其馳突必能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莊王於三舍荅秦之惠復益明於二崑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為巧詐即須犄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時迴鶻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請國家借兵十萬助其收復故地又借天德一城與公主居止及再請米糒羊馬朝廷皆拒而不許自是可汗或近振武保大柵或入朔川把頭峯來往不常情計難測尋突入大原部落掠牛羊人口轉戰至雲州刺史張猷鄴嬰城自守議者以迴鶻常質公主以行城門深入漢界至是密詔請將遣奪公主及擒致可汗故有是詔又授劉沔招撫迴鶻詔曰昔東漢中夏既寧因奴饑饉邊將請命出塞款圖刻石之功光武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為之興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穆祖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士擇良圖迴鶻順以本國存饑種落携貳紇于斯乘其危亂遂覆危巢既焚老上之廷盡翦名王之族可汗地遠來附寒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勲力喻以呼韓美志漢

氏舊章成不亂華國之大典宜分兵食救彼疲人令歸漢四方  
議膽屬可汗久嬰沉痾首長異心雖隨蓄所行而控弦深入頗  
已渝盟邊將戎臣屢抗其疏策蕃渾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  
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婁教之善籌馬邑設權戒王恢  
之兵首推誠合垢亦已踰時況朔塞汗塞有鞞塚之患陰山遙  
踞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兵碎惟爾久臨沙漠頗識虜情  
既啓十乘之行必至六羸之遁安之告諭方俟成功可本官兼  
充招撫迴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兵馬行營兵馬  
使權令指揮又授張仲武東面招撫迴鶻使制曰古人云兵者  
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于外則福生于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王  
靈既是遠圖宜恢長笑迴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廷近者遣  
使薊門懇陳誠款宋人病告于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我之信  
臣實得腰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觀察處置押  
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  
仲武風雲感契鳧藻協誠自升前將壇首翦狂虜戈鋌亟聞琴  
掃牛馬殆至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深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  
膽益堅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頗申告諭既彼率服寧望懷柔况  
虜往來疾于風電沙場曼遠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固難統一比  
衛霍之襲葷狁異道而行辛趙之擊罕羗兩從其志成子廟勝  
之策在舉旄傑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狼顧將服蠻夷之叛固在  
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

當一乃心敬慈休命方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迴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固主者施行三年二月趙蕃奏默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帥影援李德裕奏曰瓠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二千五百里承平時向西踞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鶻踞去今迴鶻破滅又不知的屬默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從河徵發饋運取何道踞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刃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庭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為縱今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後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蓋三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况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偽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爭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援虛事即是滅一迴鶻而再生之恐計非便乃止

九月丁亥賜默戛斯勅書曰皇帝敬問默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并白馬二疋具悉可汗降積并極雄朔漠以為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風推驍馭之才眷想嘉猶載深寤歎來書云溫作將軍歸家後漢使不來溫仲今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



此意報答稍遲來信又云道路隔絕蓋為山川悠未得遠與可  
汗封壤接連非是兩之情國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  
又云兩地致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  
蕃漢文字傳譯不同祇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  
以此交歡想每款思惟先想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云款  
除兩楹間惡刺如此之事最為嘉言緣迴鶻堆據北方為一代  
君長諸蕃臣伏百有余年今可汗掃除穹居大雪讐恥功業既  
高于前古威聲已振于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孽黑  
車子不度德量力敢保寇讐則是侮可汗獨力向化此而可忍  
孰不可容况可汗前來訪送公主云上天入地必順覓得今若  
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秉彼盛秋長驅精騎問迴鶻  
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捨遺役無再舉從茲蓋定  
豈不美凝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總離可汗  
五日便被迴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  
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是  
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款移往迴鶻牙帳滅其大國便保舊居  
足使諸蕃畏威迴鶻絕望稍近漢境頗畏良圖所云請發遣兵  
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  
漢兵未嘗到彼此簡迴鶻深意常款投竄安西符至今朕秋當  
令幽州大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  
迴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符契想可  
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諱得伊斯難諸朕已於前殿面對兼賜

宴樂並依來表更不滯番朕贖遣重臣便甲冊命故先達此旨  
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迴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  
蕃須事隣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体至攘共  
引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默戛斯者亦名  
紇吃斯本前代堅昆國在迴鶻西北自稱本陵之後初破迴鶻  
國之時得大和公主以天家貴種又與國同姓令達干十人送  
公主至塞上中諾為烏介可汗所得盡殺點戛斯使人乃質公  
主同行及點戛斯上表問公主所在其所遣使者十人帝顧問  
宰臣議者奏以點戛斯是迴鶻深讎今烏介可汗尚須與通和  
令自將兵馬來殺使者罪人兼討黑車子容納可汗之罪帝心未  
決以迴鶻故事自平祿山之後歲賜絹三萬疋以為定制又默  
戛斯有可汗之名慮不修臣禮宰臣又奏云今默戛斯與迴鶻  
故事不同未有大功安敢邀利如肯迴鶻稱臣同即加冊命不  
爾便停無傷國体兼許為宗盟可以尊卑諭之令展子孫之禮  
意帝乃定故降此書

五月七月勅改單于都護為安北置都護初宰臣奏曰塞北諸  
蕃皆為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  
國使武德四年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武德五年改為  
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為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為單于都  
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年已後移在甘州遷徙  
不定今單于都護改為安北置都護如此制置並循故事乃有  
勅從之意懿宗咸通十年十二月勅荆南節度使杜悰據司天

奏有小字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藩鎮最要提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堡凡關制置具事以聞

後唐莊宗天佑十四年二月

莊宗夫即位尚稱昭宗年號

契丹阿保機攻幽

州城中困弊發兵之策帝曰鮮卑百萬踐暴漁陽德威獨坐孤城計無生路羣情怏怏日望援軍今若出師深虞衆寡不敵且欲伺其機便又慮失彼一隅今日諸君計將安出李審進曰戎狄無厭唯利是視從古已來常為邊患古公避狄於岐下高祖受困於平城然周垂定鼎之基漢享卜年之慶其後宣王薄伐孝武窮征垂基七百餘里凡夷狄之侵中國皆乘間隙而來或以天子政衰諸侯侵伐兵連禍結樹黨分明畿甸邦域之中自相矛盾遂有獯戎入為邊患晉之烏丸鮮卑是也或聖王創業之初方誅暴亂正弭中原之難未遑備邊之師未有獯戎入為邊患漢高之冒頓太宗之突厥是也獯鬻之人昧於聽受或因姦臣亡命交媾虜庭扇誘禍源指陳利害召戎而至擾犯邊城漢之中行銳代宗之僕固懷恩是也擾犯之端其未異勢禦備之道蓋亦隨時夏之即序古公避狄宣王薄伐秦起長城文景和親漢武窮討皆一時也戎不乱華著於前載王基帝迹皆順天時今大王為國除亮伏願討逆前無堅陣所向摧鋒阿保機背約渝盟惑盧文進之姦策遠驅戎虜寇我漁陽周德威社稷重臣控茲要害重圍之內唯望援師我若猶豫不前竊恐城中生事如失人喪地虜勢何支須興攘逐之師以決安危之計天命有在阿保機無能為也如其世道未平我亦不孤於宗社稷

安民保大在此一行明宗時為刑州節度使曰樊將軍願以十萬之師橫行絕漠傳介子欵奉單車之師獨制堯酋遠阻山川猶希万一今阿保機親携醜類犯我疆場原其獸心本窺貨利雖名百萬之衆勝兵都有幾何止無斥侯之方戰無行陣之法交兵各鬪唯恃旗軍如其長戟交鋒短兵接戰總聞鼓噪即已敗亡臣久在雲中備知能否從前料度每在穀中願假突騎五千蠕蠕獯戎即時平盪閻保又曰去病忘家思平冒頓陳湯奮命願斬郅支豈獨幸於功名實欵傾其臣節古人效一夫之命尚滅獯戎當今聚萬旅之師何憂患難臣雖愚懦請以命先凡戎狄獸心見利忘義以為王帛子女可持箠而驅之以為堅甲利刃可斬木而當之今但蒐選銳兵控制山險良弓勁弩設伏待之虜騎輕佻度險不整一人敗走衆不敢支我但倚角陳兵偃旗卧鼓餌以羸卒嘗以孤軍追奔巖險之中遇我伏藏之卒万弩齊發則醜類無遺保機之頭坐見懸於蠻邸願假臣精卒一万庶幾成殄掃之功帝曰苟如其言吾當高枕矣昔太宗得一李靖卒平突厥况予今有三人吾無憂矣諸將奉觴為壽讌樂而罷四月命明宗率師赴援次于涿音水扼祁溝諸閔伺其賊勢自是虜騎不過祁溝入帝又遣閔寶師師合鎮定以兵以附既而分領騎軍夜過祁溝入賊部俘擒而還又有燕人自賊中来言阿保機見在幽州南稍住攻城其軍無營舍皆聚羶帳以處其中衆軍分頭標掠全無警備馬千百為群夜牧近地枕戈而垂不虞奔逸所獲我人皆以長絁聯頭繫之于樹中夜

斷絕皆得逃去周德威遣人密書告於明宗言契丹約三十萬人馬牛不知其數賊以羊馬為資近聞所食數以大半阿保機遣讓文進已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保機帳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明宗具其事聞八月明宗破虜於幽州同光二年三月鎮州奏契丹將犯塞乃令李紹斌李從珂部暑馬軍分道備之蕃漢內外馬步軍副總管嗣源領諸軍屯於刑州

三年二月己卯文思殿宴罷召郭崇韜於文明殿後議邊士言契丹部族方彊幽州寡弱威名宿將相繼殂落如非勲望難伏夷人宗韜曰臣未奉聖謨已有私書敢不上陳因曰李紹斌雖忠勤盡瘁洞悉燕薊事情然尚來名位未敢蕃情恐賓伏未此

時彈壓宜委重臣上曰吾意也  
明宗天成二年九月癸酉北面招討副使王晏球奏淮宣差兵士築城於閭溝店初紹城良鄉復紹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四年四月丙辰宣步軍指揮使楊漢章將步騎五千往雲巡邊長興元年定州奏於易州界檢行到奇峯領北黑兒口修置砦柵已分兵土守把備契丹侵軼故也

七月北京留守馮贇奏諸蕃部三千餘帳近振武請添兵控禦三年二月引進使劉處讓奏相度西路事請修葺故武州以備邊

四月庚申契丹朝貢使鐵葛羅卿辭歸本部帝顧謂侍臣曰契

冊遣使求歸剌刺其事如何侍臣奏曰前剌之來比為患我到  
今邊患弭息蓋緣此輩受擒若縱其歸則復生吾敵固不可從  
其請也帝曰苟款和我修好不可慮及此也帝意欲歸之會異  
州刺史楊檀罷郡檀素部落人尤諳邊事帝召檀以前剌事謀  
之奏曰此輩初附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  
之必復正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為患深矣帝曰其實如此非  
卿吾幾誤計矣

十月戊午帝御廣壽殿謂范延光秦王從策等曰契丹款謀犯  
塞邊上宜得嚴重帥臣卿等商量誰為可者以聞甲戌秦王後  
榮奏伏見北面奏報契丹族帳近寒吐渾突厥已侵邊地面戍  
卒雖多未有統率早宜命天將地曰卿等商量定未俱奏曰將  
校之中唯石諱康義誠二人可行諱素不款為禁軍之副即奏  
曰臣願此行帝曰卿為五行事無不濟即令宣旨施行及受詔  
不洛六軍副使諱却遷延辭遜帝曰召義成來遂令宣徽使未  
引昭生知襄州事代義誠還京師

十一月庚辰帝謂近臣曰北面頴奏番寇宜令河東河朔度使  
李從溫且將兵士至鴈門已來巡撫因令客省使劉處讓往太  
原與從溫同出兵師庚寅帝謂新除河東節度使石諱曰卿至  
河東禦虜之要但有塞斷鶻谷凡諸關河禦之備設法以待之  
慎勿與之孤鬪

四年三月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彛召自  
為留後先是河西諸鎮皆言仁福連結契丹當約虜使朝廷以

虜勢方盛恐與仁福往來若使深入河西可以南侵闕輔為社稷為憂患之未有控制之術會仁福死欵移其嗣別鎮命廷師安從進鎮之恐其不從命令邠州鄆度使藥彥稠宮死使安重以為監軍同率師援送安從鎮進之帝又命安重益收聚諸軍先配契丹及親從契丹直兩都並隨重益先是幽州捕送契丹楊隱以下七百人及相次次投來者散配諸軍選其尤壯勁者立為契丹直其酋長皆賜姓言而言事者以為胡虜悍戾不可狎於君側至是契丹首領吉趙實自京欲遁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所由捕送斬之是日命重益部而出征因所斥之於外也

四月己亥隰州刺史劉遂凝至帝問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開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竄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為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如何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常加撫育緣無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盧閔蕃有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步反襲從進騎從士十餘人幾至不濟柰何以刺史衙隊二百人制彼狡虜適足為虜嗤也况國家之患臣在夏州夏州即平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彛超次子也長子彛殷為夏州留夏彛超微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遂凝恃內耶之息恐併沮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翌日帝又謂延光曰遂凝

之行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疑請立彞殷  
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一遂疑不足惜所  
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請遂疑輕行乃止  
六月新州節度使王景戡奏契丹國左右想牙盧袞與臣書充  
被都要鎮偷竊馬三匹速宜送來不然則出兵剽掠范延光奏  
曰北虜以我夏州未平款詭文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  
戎兵交合蕃者宜留俟秋穫訖令還帝從之  
木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辛丑詔諭涇原邠寧岐隴戎兵選常練  
備奏州邊事

二年六月樞密宣徽使進添都馬二十匹河南尹百匹時偵知  
此虜寇邊日促騎軍故有此款款表率藩鎮也

晉高祖時桑維翰鎮兗州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舉  
衆內附帝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  
丹之彊款謀攻襲戎使往返踞出于真定者皆漸害之密與吐  
谷渾相結至是納馬而致於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  
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彊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  
扈之志帝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姦謀且恐朝廷博  
于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援之基局上繫  
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以窺量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  
無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干家國苟猶緘默實負  
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  
首領白承福以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



冊臣方遙朝闕未測端倪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糧師少糧  
匱援絕計窮勢或綴旒困同懸罄契丹控王塞躍馬龍城直慶  
陰山徑絕大漢萬里赴難一戰夷克救陛下累印之危陛下  
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夷夏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詞降  
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救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  
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彊將假手以報怨恐非  
遠慮有惑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其有七焉契丹自數年  
來最為彊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成功師克山後之  
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虜北即今土地廣  
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克捷之  
移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矣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  
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  
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息義非輕信  
誓甚篤雖多求民未至侵凌豈可先發豐端自為戎首縱使因  
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沉機則追悔可及兵者凶器也  
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兵  
觀彙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  
功於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王抱椎武之量有戰伐之  
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灾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  
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烏舉行逐水草軍無饋  
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蓋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飢渴皆  
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

國用徒兵喜於走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  
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軍邊上少則  
懼夷狄之乘國頽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則必逐寇而  
速反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於奔命鎮定  
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  
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謂且  
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  
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  
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  
此為蠹不亦宜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臣過求姑息邊  
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剽內柔上凌下僭比為屈辱又非多乎此

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  
樊噲之空言且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  
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負十倍之彊主無內憂  
民有餘力便可以規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已之長工彼之短舉  
無不克動必成功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  
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寔國家  
之臣屏即今主師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  
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啟姦謀欵希陛下暫整和銜略謀  
巡幸魚櫛風沐雨上勞於聖躬而社稷防微實資於睿略省方  
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辭繁俯  
伏惟懼於僭踰禰補或希於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

帝召使人於內寢傳密旨於維翰日朕比北面之事煩懣不決  
今省卿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無憂也周世宗顯德二年  
三月庚午朔辛未改李宴口為靜安軍先是河朔生靈自晉漢  
已來常為契丹所困每胡兵寇入洞無蕃離帝其憫之而言事  
者以為梁冀之間有葫蘆河東西橫亘數百里然其堤岸非峻  
不能阨胡騎之奔突帝乃按圖定策於是詔許州節度使王彥  
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元徒濬其堤而增其岸仍於河上  
築壘以屯戍兵是時一一未畢而虜至彥超等迎擊退之李宴  
口者即河上之要津也故賜以軍額自是之後虜騎雖至終不  
敢涉河以肆掠繇是河朔生民稍安其居矣

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四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五

外臣部 四十

交侵

昔朝錯有言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蓋言同類自相攻  
擊不煩華夏之兵亦禦戎之良策而雜霸之善利也蓋夫裔夷  
殊俗天性忿鷙氣類不一嗜欲靡同故先王不以臣畜之而置  
於外然其種族斯衆區落寔繁恃氣力以相高專戰鬥而為務  
以至強凌弱大侵小稱兵構亂迭為寇掠侮亡攻昧更相吞噬  
雖復保塞內附參於屬國守約求援聞于有司然亦荒忽之無  
常但可羈靡而不絕又豈足煩王師之赴救

漢高祖初匈奴冒頓單于立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廼使使

謂冒頓曰欲得顯受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之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旣脫旣脫作土室以同也境也侯望之處若今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之伏宿舍人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今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大破滅東胡王又攻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捍搯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匈奴傳云以所破化王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捍搯晉云獸子皆非也捍搯即今偏搯所以盛酒月支乃遠去過大爾非用飯者也獸子囊器所以便者也究西擊大夏而臣之

武帝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旣役人告急於時帝羊未二十以問大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嚴助詰蚡曰

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然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

所安翹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子謂畜為臣子也帝曰太尉不足

與計遂令嚴助發兵浮海救兵旣未至閩越罷去閩越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蕃臣毋擅與兵相攻

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多猶里也守職約守蕃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軍討閩粵未

諭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先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於是

壺衍胸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東擊破烏桓至宣帝時西城城

郭共擊匈奴車師國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

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牧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時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怨諸國共繫車師遣左右將將各萬餘騎

屯田右地款以侵迫烏孫西城後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比類也

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乎帝時

之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

稅匈奴以故遣使者烏桓稅故時常稅是以救之匈奴人民婦女款賈敗

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子匈奴稅匈奴使怒

收烏桓莫豪縛到懸之莫豪昆弟怒其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

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

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歐婦女

弱小且千人去歐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

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宣帝時

烏孫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兵千

餘萬騎出塞及校尉常惠使小護發兵烏孫西城昆彌自將翁

侯以下五萬餘騎促西方入五將軍皆無功惠與烏孫兵至右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長將千以下三

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於是匈奴遂生耗  
怨烏孫其各單于自將數萬餘騎擊烏孫頗老弱欲還會天大  
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  
攻其比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万  
匹牛羊甚衆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卧侯俞

漏卧夷邑名為縣

更舉

兵相攻

更平也

暉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

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正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翁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  
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  
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歐牛畜去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  
侍頗得都護漢還其侍子是時莎車王賢欲併兼西城攻擊益  
甚諸國問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頗  
留侍子以示莎車言師子見留都護等出莫且息其兵太守裴  
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  
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迎戰兵  
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  
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賢見漢不出  
都護益橫焉耆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  
駟鞬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以  
乃外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壘王又更以貴之為媯塞王數

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番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余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予寘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予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略召位侍及拘姑墨子合王尽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軍鎮守其國明帝承平中予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子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

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徙數千里漢

南地空

二十三年哀牢夷王賢栗遣兵乘筆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芎鹿芎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筆船沉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芎鹿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理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余眾警怖引去

二十四年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

二十六年南匈奴前畔五骨都侯予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

燒當王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普皆強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

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  
三千人掠取財富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聞漢通西城車師始復內屬乃遣兵  
擊之順帝陽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  
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城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乃王門  
關候尹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動山漢軍不  
利秋呼衍王復將三十人攻後部破之

章帝元和元年北匈奴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乃驅牛馬萬余  
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  
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南匈奴單于遣兵千余人獵至涿邪山  
卒與北匈奴温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

又雲時北虜衰  
耗黨眾離畔南

故收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  
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款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  
皮而還北庭大乱

和章永元八年戊巳校尉索願歆廢車師後部王涿鞬而立破  
虜侯細致涿鞬忿前部王尉卑大賣巳困反擊尉卑大獲其妻  
子安帝元初四年遼西鮮卑休連等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  
於秩居等與休連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  
獲其生口牛馬財物

延光二年鮮卑王至其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侯分為數道攻

南匈奴於曼相

縣名屬  
五原

殺左奧鞬日逐王戰死殺千余人三年

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斬將王



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弥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  
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弥侍子定與為王  
魏文帝黃初中鮮卑軻比能與東部鮮卑大夫素利及步度根  
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烏丸校尉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  
熊復擊素利豫帥輕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  
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輔曰夷狄不識文  
字故校尉闇柔保我與天子我與素利為讎往年攻擊之而田  
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  
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  
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羨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  
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

南齊扶南國自晉宋世通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那  
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歌歸國遭風至林  
邑掠其財物皆尽那伽仙問道德達

梁天監中芮國破丁零復其舊土先是齊永明中芮芮為丁零  
所破更為小國而南移其居至是復焉

滑國車師之別種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  
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剌賓焉耆龜茲踈勒姑墨于闐句般  
等國開地千餘里

後魏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為東境部落帥常脩職貢伊洛又率  
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計破焉耆東閔七城虜男女二百人駝  
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奏獻

北齊文宣天保三年二月突厥破茹王阿羅壞壞自殺其太子  
菴羅辰及壞從弟登注侯利發注子庫提並擁衆奔茹茹余衆  
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登注及子庫提  
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傷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  
當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十二月突厥復攻茹茹茹  
舉國南奔帝自晉北討突厥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壞  
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朔州突  
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隋高祖時突厥沙鉢略與阿波相攻先是後魏末突厥伊利可  
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方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王阿那  
壞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重襲茹茹破之弟兄息記可

汗立又擊破茹茹弟本杆可汗立又擊滅茹茹沙鉢可汗忌弟  
二阿波可汗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  
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者名玷突厥沙鉢略之從父也旧  
為西南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  
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表睦於阿波沙鉢略奪  
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  
沙鉢略有隙復以救叛歸阿波至是連兵不已

開皇六年契丹與突厥相侵先是契 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  
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靺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  
寄於高麗至是與諸部相攻擊久不止

仁壽元年西突厥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

大亂奚霫五部內徙迦奔吐谷渾

煬帝大業元年西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積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師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候利犇俟斤契契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貧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處羅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藩突厥所害

十二年真獵國遣使貢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

唐高祖武德末突厥阿史那社爾入侵中國歸而遇延陀迴紇等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爾擊之復為延陀所敗遂率其餘眾

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吐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陽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眾十餘萬自稱都富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為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自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為不孝也何以為突厥之主乎必先平延陀然後安居爾若天命不捷死亦無限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即棄去遠擊延陀祇恐棄護子孫必來復國社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為啞利始可汗社爾部又苦兵役多委之逃去延陀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總萬餘家又與西蕃結隙不能復振由是率眾入貢處其部落于靈州之北

西突厥賀魯者成曳步利設射匱特勤越之子也初阿使那步  
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蘿  
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統處因處密始蘇歌羅祿卑夫五姓  
之衆咄陸西走乃呼賀魯款立之以為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二  
三年間遂相侵掠不常厥居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二姓以賀魯  
無罪往請財匱怒款討執舍地由是三姓率部落隨賀魯有數  
千人

太宗貞觀十五年十一月癸酉薛延陀及其甲騎并發同羅候  
骨迴紇靺鞨靺鞨等衆合二十萬率一人馬四匹度漠屯道川據  
善陽領以擊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戰延  
陀乘之及塞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騎兵及奚靺鞨契丹奚歷

### 其東境

是年突厥咄陵可汗與沙鉢羅葉護可汗頗相攻擊咄陵于時  
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陵遣石国吐屯攻擊葉護  
擒之送於咄陵尋為所殺咄陵可汗既并其國弩矢畢諸姓心  
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土火羅破之初咄陸以泥孰  
啜自擅取部物斬之以徇尋為泥孰啜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  
亡逸其國大亂

十七年新羅王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數十城乞  
偏師救助詔遣司農丞相里玄漿齎書往諭賜高麗日新羅  
委命國家不闕朝獻爾與百濟宜即戢兵新羅葛蘇文謂玄漿  
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攻新羅乘釁奪高麗五百

里之地城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比兵恐未能已玄  
漿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蘇文竟不從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多弥可汗大敗  
之二十一年五月西蕃吐陸可汗為葛吐鷓俟利奈所破奔于  
波斯二十二年六月乙卯吐蕃來獻天竺之捷

九月己丑新羅為百濟所攻破其一十三城高宗永徽元年六  
月新羅王金真德大破百濟之衆遣使以聞

五年五月大食引兵擊波斯及米國皆破之波斯五伊斯侯為  
木食兵所殺伊嗣侯之予卑踞其走投土火羅遣使來告難上  
以踞遠不踞救之尋而大食兵退吐火羅遣兵援立之而還一  
十日高麗遣其將安固率高麗靺鞨兵侵契丹松漠都督李窟

哥於騎禦之戰于新城適會大風高麗放箭風吹並迴因而陣  
亂契丹乘之斬首五百級獲馬七百餘匹高麗敗走草乾風勁  
契丹又縱火迫之颯焰飛起燒殺人馬甚衆契丹聚其屍築為  
京觀遣使來造捷帝使宣其踞布馬於朝以示百寮

六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元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等發  
兵以討高麗以侵掠新羅故也時新羅王金春秋表王高麗與  
百濟靺鞨相連侵其北境已奪三十三城乞兵救援故遣元振  
等經略之

顯慶元年三月先是百濟發兵伐新羅新羅拒戰破之殺三千  
餘人至是新羅王金春秋遣使來告捷

十二月吐蕃大將祿東贊一十二萬擊白蘭氏苦戰三日吐蕃

初敗後勝殺白蘭千餘屯軍境上以侵掠之

龍朔中吐蕃欽陵與吐谷軍不和遞相表奏各論直曲國家依違未為與奪吐蕃怨怒遂叛以兵臨土谷渾告急高宗令將薛仁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軍至大非川為欽陵等所敗遂滅吐谷渾

麟德二年閏三月踈勒弓月兩國共引吐之國兵以侵于闐詔西川都督崔知辨及左武衛將軍曹繼叔率兵救之

玄宗開元八年七月南天竺國王尸利耶羅僧伽摩請以戰象兵馬討大食吐蕃求有以各其軍制嘉耶名為懷德軍

十四年契丹落刺史普固及都將軍顯哥皆獻戎捷授固都將軍顯哥即將各賜百足放還蕃

德宗貞元七年九月迴鶻遣使獻敗吐蕃葛祿於北庭所捷及其俘畜先是吐蕃入靈州及為迴鶻所敗夜焚攻城之械而退十二月甲午迴鶻遣殺夫將軍獻得吐蕃俘大首領尚結心帝御延喜門觀之

十年正月南詔蠻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使來獻捷初吐蕃因北庭與迴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牟尋須萬人牟尋既定計歸我因其徵兵以襲之乃陽示寡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多僅可發三千人吐蕃少之請益至五千許牟尋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將數方陣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於神川鐵橋遣使告捷且請韋臯使閱其所虜獲及城堡以取信焉

三月西川節度使韋臯奏南詔異年尋擊破吐蕃收鐵橋已來城壘一十八擒其王五人降其衆十萬餘口  
憲宗元和四年九月豐州刺史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奪迴鶻之還國者

文宗大和五年九月豐州刺史李公政奏党項於黑山却掠歸國迴鶻羗兵馬使僕固全等七人為賊射殺  
七年三月己酉安南奏蠻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於管内金龍州下營當管生僚國出兵殺賊千餘騎赤珠落國亦出兵助討開開成三年八月甲辰安南奏得驩州狀申水具獵骨羗王子領兵馬攻代環王國今差兵士赴驩州防遏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幽州奏偵得阿保機東攻渤海

九月庚戌有自契丹部降者上言女真迴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召北部酋長禦捍

四年正月北面招討使李詔真奏北來奚首領云契丹阿保機寇渤海國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青州霍彥威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光發諸部攻逼渤海國自阿保機身死雖已押退尚進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今渤海王弟部領兵士攻圍扶餘城契丹次長興元年正月青州奏羗人押渤海王憲一行居本國被黑水剽劫今得黑水兀兒狀及將印紙一張進呈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新州翟璋奏契丹點發新毅蔚等州軍馬與契丹討奚族達刺于今已歸服

五年四月辛亥北京奏契冊于越王進寧掠山後諸蕃退上於  
青塚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五



監本開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五



